

德意志皇帝列传

〔德〕阿·米尔 著

李世隆 等译



德意志皇帝列传

〔德〕阿·普伦茨 著

李宜刚 陈洁 译





国防大学 2 061 1800 2

-802

德意志皇帝列传

[德]阿·米尔 著

李世隆 等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立群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意志皇帝列传/[德] 阿尔弗雷德·米尔著；李世隆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5

ISBN 7-5060-0504-2

I. 德…

II. ①阿…②李…

III. 皇帝-传记-德国

IV. K83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4436号

德意志皇帝列传

DEYIZHI HUANGDI LIEZHUAN

〔德〕阿·米尔著 李世隆 张载扬 潘海峰 伍克先译
钟长盛 黄明嘉 齐振增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375

字数：432千字 印数：1-2500册

ISBN 7-5060-0504-2/K·119 定价：20.00元

前言

60775/31

往事并非如烟……

在德国，历代皇帝今犹在，尽管人们通常只不过是知道其姓名而已。对德国人来说，皇帝是他们心中最具神威的传奇偶像。

皇帝与其时代的德意志人暴露了我们的本性和弱点，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争斗与不和，了解了各位统治者的伟岸与功名，迷惘、错误与失败，还有欧洲的惨痛命运。基督教给我们欧洲大陆涂上了基本色调，在此过程中，中世纪的教会很少促成和平，也未全力去制止对和平的破坏，尽管早在13世纪初就明确地把破坏和平列为罪大恶极。

如果作家的使命是表达他人因寻求祖先遗训而在想什么和要说什么，那么就离不开这个永恒而又现实的主题，即借古喻今和反映现实。

德意志皇帝的历史所包含的是一个令人难忘而又悲剧连绵的进程，战争的残忍，和当今毫无二致的争夺与动乱。某些皇帝，本身大都是大公而被德意志大公们选为国王的，他们按犹太教礼仪涂圣油，受基督教洗礼，按罗马方式加冕为帝，即位之初往往至高无上。他们如魔附体，醉心于舞剑厮杀，难以自拔，虽然这些皇帝都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却仍然是恶魔一群。他们至善至恶，善恶共体。今天我们也不是正处在至善与至恶之间，处于原子弹和登月之间吗？

当时的政治与军事领袖大都是集二者于一身，他们争取群众，也像今天一样用口号和武器，用恐怖、金钱和商品，通过建

设新城市或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移民点，当然也利用宗教迷信和哲学理论，利用建筑艺术、音乐和诗句。这种文化的和艺术的价值所包含的不正是地道的帝王遗产吗？

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着？人在追求什么？为何个别人要统治他人、统治多数人？什么东西才能使权势者得到满足？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受野心的驱使，还是为了个人死后在英雄殿堂里名垂千古？或者是为平民百姓生活得更加美好？

最终还是要看臣民们生活得是好是坏，是有理想还是无理想。当时的人，即普通人，通过帝王得到了什么呢？是豪华与庆典，还是及时行乐，或者贫困？他们为大人物的杰作、狂妄和决断作出了牺牲，使其帝国靠挥剑厮杀扩充疆土。民众无声的顺从，对英雄好汉和皇上的敬畏以及对今世的期待，或者担心和害怕受这个混乱与灾难世界的摆布，人们难道就因此而摊开双手仰天长叹？“我们都是人民，政府也是其中一员”，俾斯麦曾在德国国会上这样说过。

历数帝王与战场，或者今天已是常识的往昔历史事件数字，不会再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了。一代又一代人都已懂得，战争对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代又一代人在课堂上学习战场的名字，好像那只不过是当代历史发展的驿站而已。我们的历史充满着帝王的伟大征战，极尽美化之能事为战争信条树碑立传，什么对南方的渴望，什么帝国的安全，东方的殖民。但愿这些和政治目的一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确，当时还有战胜者和被战胜者，而今天只不过是生还是死的斗争。历史所剩下来的东西我们都理解为文化史的见证：行宫、教堂、古堡、绘画、文字和声音。

人们不得不再发问：非要把战争作为人的交往行为？难道地球是像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是奥林匹亚诸神与人的搏斗场，是某位战神突然降临的战场，而不管他是叫亚历山大、瓦伦斯坦或

者拿破仑？须知，他们手下的那些信教和不信教的战士都曾在为胜利而搏斗，互相残杀，就像罗马战争女神贝罗娜的祭司们一样。

那些以基督教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又如何呢？七次十字军东征，教皇、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反对皇帝和人民的战争、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这些战争，用哥特弗里德·本恩的话来说，“所牺牲的人数不是比最近两次世界大战加起来还要多吗？”

难道武力和恐怖还要继续像古代那样被视为正常现象吗？

“战争科学史”和“战争艺术史”方面无数证据和调查似乎可以证明，“战争艺术”或“艺术高超的行动”之类的定义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一切艺术除了创作者本人并不需要其他人。艺术接触到谁，谁就会感到充实，得到提高。而战争则不然，它把千百万人拖入厮杀，即使是在某个“战争天才”领导下，这千百万人所干的也是血腥的手艺。何处爆发战争，就标志着那里的政治已经破产。战争不是在商谈，而是在射击、在谋杀、在摧毁，直至双方弹尽粮绝。

在过去的每一个世纪里，德意志皇帝最多给欧洲留下20至25年的和平时间！在查理一世加冕后的一个世纪里只有12年没有战争。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也是如此。然后欧洲的和平年代又从20年上升到25年。16世纪中叶，即1555年至1618年德意志帝国的和平时期达到63年的最高数字！同一时期欧洲的其他部分只有25年和平时间。霍亨索伦王朝统治时期的德国和平时间达到第二个高峰，有43年时间。

面对这些战争策动者罪恶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是逆来顺受、诚实无欺、受尽压榨、忍气吞声、勇于牺牲的民众。是他们承受了战祸、不幸与苦难。绝对暴力的战争本质难道就是人的好斗本性？尽管人们总要为战争付出一切代价，战争的耗费、支付的赔偿、死亡、伤残，还有荒芜的田园、废墟的城市，可是

总要一再地自讨苦吃。

当然我们也发现，总是有对“罪魁祸首”的抗议，有对战争的警告，有向皇帝请求和平的条陈：从圣芳济各和埃克哈特大师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直至莱布尼茨。他们的精神和博学多才的改革思想家、新时代第一位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不谋而合，1443年他就预言：“一种致命的疾病侵袭了德意志帝国。若不迅速地施以良药，那么死亡将不可避免。其后果便是外国人占据我们的住地，瓜分我们的国土，我们将被异族打倒。”

古往今来有不少历史学家的思想体系犹如附着在血腥事件上无法清刷的铜锈。我们不能再赞同对过去仅仅是纪念。不能再像历史书那样去熟记战争与胜利，而不想到流血与丧命，伤残而归和倾家荡产。或者这就是世间轮回，把世界的毁坏与重建只当作沧海桑田和世代交替的例证，从青年、壮年到消亡再回到青年？

但是，历史并不是废墟的展现——当然也有可能如此。历史也不是已经消失在档案和书籍中的生活的抽象概念，也不是“……令生者受害并走向死亡的枯燥重复的概念，但愿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尼采语）

历史，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保留着一个民族自然具有的伟大而又无法测度的感受与热情，而且因统治者变化而改变。把我们称为欧洲最难对付的民族是对的。因为我们，用尼采的话来说，善于自我陶醉，我们德国人不早就一直是危险的民族了吗？

人类学和生存学应当由历史来给我们传授，既由高高在上的人的历史来传授，也由下层人和堕落人的历史来传授。这两类人从资质上来讲与我们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心理史和思想史经过几个世纪正在发生变化也是如此。忠诚与背叛，乐趣与谎言，高尚与堕落，牺牲、痛苦与幸福，不管思想、生活形式、服饰和风俗如何变化，都是相同的。历史人物就像被X光透视的人一样，是那樣的清晰、显著、一目了然，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与之相比的，

尽管受到大量的阻隔，诸如实际进程和受其推动的人的力量。为了忘却其存在，人类应当懂得三种语言，即自然的语言、历史的语言和交谈的语言，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德意志皇帝的历史就必须用这三种语言来表述、来回忆。

因此，我们在本书的各章节里就来探寻人的动力和在重大时刻的脉搏，寻求掌权者在酝酿和做出重大决策时的前因后果。我们要追寻双重意义上的政治情感，即振奋与痛苦，追寻从亚当到天才人物的精神。

正是这两极决定了皇帝们的世界。首先他们是人然后才是皇帝，才是传奇与神话的形象。我们将把帝王们从美化英雄的纪念碑上拉下来，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帝王们的问题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德意志皇帝们的梦想与现实，是一去不复返了，或者只是暂时的中断？这不是无稽之谈的提问，而是对最近一次殃及欧洲三分之二地区的恐怖的思索，而这个地区有时只有一位国王，即英国的王位还保持着。民族和人并未改变，或者只有当他们不再创造历史的时候才会改变。关于以往帝国的意义，卡尔·雅斯贝尔斯说过：“以往的事情仍具有新的意义。已经定论的事情还充满着新的问题。以往的事还会出现在当前。往事并非如烟。在往事中所蕴藏着的东西比迄今为止以客观和理性发掘出来的更多。”

为什么在长达数世纪之久领导欧洲、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西方创建一个帝国、一个强权是德国人过去所承担的任务？作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成了整个基督教的世俗元首。一个宏伟的幻景，一个从未停止过的追求，就是一再地要统一我们这个大陆，并且打上德意志的特色。今日所残存的就是西方这个名词，其神秘性正在缓慢地消失。

在回顾一千多年的帝王史之后，最终难道就只有一句话，“我们不再需要说谎”这种公式似的感叹？

我们将有选择地介绍和考察一些皇帝的活动及其遗产。不管我们是否敬仰他们，理解他们，还是把他们当作阴影抛弃，他们始终是德意志的历史，我们的过去。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他们来启迪我们，开发我们的判断力。没有继承就没有生命，没有革新也无生命。

目 录

前 言：往事并非如烟·····	(1)
第一章 欧洲之父：查理大帝·····	(1)
第二章 欧洲统治者：奥托大帝一世·····	(32)
第三章 奥托二世的理想人物：恺撒与康斯坦丁·····	(59)
第四章 奥托三世在罗马做统治世界的美梦·····	(66)
第五章 萨克森王朝的末代皇帝：亨利二世·····	(77)
第六章 法兰克人又当皇帝：康拉德二世和亨利三世·····	(86)
第七章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被革出教门·····	(106)
第八章 政治上的胜利者、战场上的失败者：巴巴罗 萨·弗里德里希一世·····	(137)
第九章 东西方之间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	(165)
第十章 从领地权到帝国权，没有加冕的皇帝：鲁道 夫·冯·哈布斯堡·····	(197)
第十一章 理财能手兼文化赞助人的政治家：查理四世·····	(209)
第十二章 表里不一的可怜皇帝西格斯蒙德·····	(243)
第十三章 末代骑士的幸运与浮夸：马克西米利安一 世·····	(261)
第十四章 一统欧洲的末代皇帝：查理五世·····	(287)
第十五章 瓦伦斯坦实现了斐迪南二世的梦想反遭谋 害·····	(344)
第十六章 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两王朝之间的德国·····	(379)

第十七章	玛丽亚·特莱西娅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国王的 角逐.....	(403)
第十八章	改革派皇帝约瑟夫二世.....	(428)
第十九章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弗兰茨二 世.....	(462)
第二十章	小德意志帝国和不完整的第二帝国.....	(479)
第二十一章	德意志末代皇帝——威廉二世.....	(500)
大事年表		(536)
译后记		(545)

第一章

欧洲之父：查理大帝

欧洲首次皇帝加冕的序幕：

东方对西方的屈尊

罗马城欧洲首次皇帝加冕的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以一场序幕开始的。

公元800年圣诞节前三天，法兰克兼伦巴第国王，58岁的查理一世，接待了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使团。在东方使团的朝觐期间，这位日尔曼大王几乎忘记了，他为什么要在昔日的罗马帝国首都滞留。控告教皇利奥三世出卖圣职罪、淫乱罪和假誓罪的诉讼已持续三个星期。这是一桩令人尴尬的案子，而查理还必须充当审判官。

国王查理一世看上去像个典型的农民。高大的身材，圆大的脑袋，耸起的前额，牡牛似的脖子，壮实的肩膀，宽阔的胸脯，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强壮有力。据前人所说，他还有一双生动的大眼睛、大鼻子，满头银丝白发。他身着老式的法兰克服饰，令人起敬。据传，他一生只有两次未穿此装，而改穿一套麻布上装配上鲜红的裹腿裤子、高筒靴子，外披一件熠熠生辉的四角形蓝色、白色或绿色的王袍，还有一柄宝石镶嵌的长剑。

查理住在圣彼得得教堂附近的永恒城，垂听给他宣读的耶路撒冷大主教代表的致辞。这位大主教受制于一位家财万贯最有权势的大哈里发哈龙·拉希德。

大主教的使节们宣布：“我们东方的各族人民对陛下的敬畏远远超过对我们自己的主人哈龙。”

查理看了看摆放在面前的东西。那是呈献给他的圣墓护卫证书、圣城的钥匙和耶路撒冷的城旗，这就是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东方向西方屈尊的令人惊喜的贡品。卡罗林王朝对穆斯林同盟外交的一大杰作是，成功地使咄咄逼人、竞争成性的阿拉伯各哈里发之间分裂了。在此之前，阿拉伯人曾越过北非向西班牙入侵，已推进到比利牛斯山和法国边境。公元732年，查理的祖父、法兰克帝国的宰相，查理·马特（“锤子”）在普瓦捷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阿拉伯人统治欧洲的企图暂告失败。

向滞留罗马的高贵客人颁发巴勒斯坦各圣地的护卫权，归根到底是阿拉伯和法兰克，也就是巴格达和亚琛两位君主业已形成的相互尊重的结果。他们是伊斯兰教和“统治欧洲”的基督教主要代表，公元780年左右就已如此。东西方的这两位君主以和平姿态所达到的目的，在以后的几百年间却是打着十字旗号，以战争，甚至用童子军远征，以恐怖、奸淫、烧杀和掠夺去实现：解放圣地。

作为左右局势的强国，法兰克大王已经经历过一次如此庄严的场面。那是5年前的事情，当时也是圣诞节期间，教皇列奥三世被授予圣职。现在，新教皇的特使们宣布了教皇的选帝决定，给查理一世颁发了选帝证书，递交了彼得墓地钥匙和罗马城旗。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幕，因为此后历代德意志皇帝经常经历相反的程序：不是教皇出面宣布他遴选皇帝的决定，而是期待皇帝恩准他晋见彼得宝座上的罗马帝国君主，求得皇帝本人同意在罗马接受加冕。

法兰克国家疆域在公元773年至799年的26年间扩展了一倍：它吞并了伦巴德王国，萨克森和巴伐利亚，消灭了阿瓦尔王国，囊括了多瑙河中游盆地。何处还有如此强大的第二个帝国？还有

谁像查理一世这样的人物，亲临前线打胜上百次战役，还有谁像这位基督教化的查理国王有此等武功，享受到罗马教皇的屈尊？

法兰克对教皇国的馈赠

查理已是第二次被尊推为罗马共和国的庇护者和基督教的元首。第一次是26年前由利奥三世的第二位前任教皇斯特凡三世尊推的，当时查理32岁，已经做了4年的独尊君主。那时法兰克国王彻底战胜了伦巴德，从而获得了国土与所谓的教会产权。由于罗马天主教对意大利地区提出了无端的要求，而且声称是他应得的赠品，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教皇国的现状，即圣彼得教堂辖区。此事始作俑者据说是所谓第一位基督教大帝康斯坦丁，他的士兵均穿戴有十字符号的盔甲，是他颁布了第一个对基督教徒的宽恕诏书。尽管查理之父、国王丕平早已点头恩准，但为了使世俗统治者答应和实际放弃对教会财产的占有权，教会整整用了四百年的时间。当时教会为了突出自己的权力，甚至决心为这位法兰克国王两次涂圣油。一次是由盎格鲁撒克逊教士、驻图林根和黑森的神父卜尼法执行，第二次由能人教皇斯特凡三世执行。

这样，这位丕平国王及其儿子，当今国王查理一世就成了这个教皇国的倡导者。同时他们也就被视为因其不存在而发生争议的圣彼得教堂辖区的法律条款的王室公证人了。两位法兰克君主陛下颇为开明大度，但对教皇国统治者的物质要求还是冷静对待的，并未满足其用文件确认的要求。到15世纪，康斯坦丁的第一批全部赠礼暴露出是伪造的。

这个教皇国的上千年历史从开始直到1870年被意大利自由政府废黜为止是一部流血不断的历史。历代教皇受财产驱使，一直在干预世俗事务、政治事务，特别是军事行动。如果彼得的继任者不动用皇帝、国王、诸侯和群众，不动用欧洲和中东的军队以

及红衣主教率领的教皇本身的部队来维持和保卫教会财产，那么整个教皇的历史，德国、意大利和欧洲的历史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

审判教皇的世俗法官

在巴勒斯坦使团来访之后的第一天，查理一世便踏进圣彼得教堂，这次穿的不是法兰克的民族服装，而是罗马红衣主教紫袍，即上部为古希腊宽裕的托加袍，脚登罗马靴。这是教皇案件的最后一次审判。

法兰克帝国的查理大帝，教会的显赫人物和罗马的贵族均汇集在此，会场雅雀无声。场外部队戒备森严，场内众人企首以待。

这是国王亲身驾临的特殊公审：国王调查委员会由萨尔茨堡和科伦的大主教、三位法兰克的主教和三位法兰克显贵组成。国王已从调查委员会得知，教皇的品行受到某种程度的曲解。但是，去其夸大的成份，有些控告证据至今也未推翻。他是要废黜利奥三世吗？究竟允不允许这位北方君主干涉罗马的僧侣统治制度？

若干年来一直谣传要为法兰克国家教会任命一位法兰克教皇。这是为粉碎罗马教皇与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合谋而使用的外交威胁手段。公元794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欧洲宗教会议上，查理就不得不多次地提醒那位首席主教。

那么由欧洲头号强国的国王充当法官，主持公开审判教皇，这样做合适吗？这就是说，查理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就给自己保留了亲自出面判决的权力了。

在圣彼得教堂的讲经坛上，利奥三世庄严地向上帝哀求。他手按圣经起誓，他是无罪的。他还强调，他是自愿这样做。这就

是有名的无罪誓言，无人反驳。由于这位教皇的誓言，那些起来造利奥三世反、把他打败，穷追不舍、迫使他逃出罗马的叛逆者被判除了死刑。教皇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把他们终身流放到法兰克帝国。

于是这位教皇得救了，是国王查理救了他，也是为了国王自己。这是这位北方来客经历的第二次命运转折。

被拯救的教皇利奥三世为第 一位欧洲皇帝加冕

公元800年圣诞节，即向法兰克国王隆重颁发耶路撒冷城各圣地护卫权证书的第三天，也是教皇公审大会后的第二天，查理又一次穿上了罗马紫袍。也许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穿这种古罗马服装。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昔日帝国的古都逗留。

在做圣彼得教派圣诞子夜弥撒时，查理双膝下跪。这时教皇站起来迅速给查理戴上了金色皇冠。罗马人，主要是罗马骑士三次齐声高呼：“长寿与胜利属于尊敬的查理，属于上帝加冕的最虔诚的奥古斯都，属于伟大的罗马和平皇帝！”

教皇向救命恩人、默不作声的皇帝下跪。这是拜占廷帝国选帝的传统礼节仪式，甚至连皇冠也是拜占廷式的。毫无疑问，这是精心策划的突然行动，意义重大：查理戴过法兰克皇冠，戴过伦巴德铁制皇冠，现在是第三次戴皇冠，是金制的皇冠。一头巨雕作为皇帝的标志展翅在十字架之上。

在罗马是谁事先得知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呢？事件是教皇方面策划的，是否只有教皇方面独家了解呢？或者法兰克帝国方面也知道？或者是二者共同策划的？或者是另有幕后策划者？